

雨夜的寂寞

「香港」岑凱倫



雨夜的寂寞

（香港）岑凯伦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雨夜的寂寞

岑凯伦 著

责任编辑：玉 佩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 283 号）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广东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广州 7215 工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5.5

插页：2

字数：120,000

版次：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1087-5/I·992

定价：4.00 元

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工程学博士张博文在工程结束后，满怀喜悦地回到香港的家，没想到，迎接他的竟是死一般的沉寂，相爱至深，结婚八年的妻子虹美不辞而别，离家出走了。意外的变故接踵而来，张博文被人无情的赶出自己的豪华住宅。虹美把房子卖了。他只好另找寓所。饱受打击的张博文，一蹶不振寻寻觅觅，他寻找同虹美曾有过的那份真爱，此后，他结识了一位气质上酷似虹美，事业上志同道合的流体力学博士邓超，二人倾心相爱。然而，等待他的却又是一场新的爱情悲剧……

自鞍山回来，十分疲倦，往内地做过生意的人，都会知道辛苦，无论体力脑力，都接受极度的挑战，一不小心，立刻败下阵来。

而且第二天接着要上班开会，下星期做好报告立时三刻要飞匹兹堡。

近两年来我这个人好比一只球，被踢来踢去，团团转。

我用劲按门铃。

女佣没来应门。

她是个钟点佣人，每天下午应当在屋内。

无奈，我取出门匙打开大门，把两只箱子拉进去。

我大声叫妻的名字：“虹美，虹美。”

没人应我。

一个男人最恨辛劳的回到家没人应。

我不悦，泡杯咖啡坐下。

茶几上堆满旧报纸及信件，我用手抹一抹脸，很累，但不想睡，等到虹美回来，我要把好消息告诉她。

我将厚呢大衣挂好，逐层将冬衣剥下：凯斯咪外套、丝棉背心、全毛衬衫、摩利内衣，像粽子一般，不然还不足应付零下十度的气温。

洗把脸，我躺在床上伸伸腿。

不想睡也悠悠然进入梦乡，鼻中闻到虹美的香水味，是什么牌子？如树林中清晨的露水味。

大门有响声，我挣扎起床，“虹美。”我扬声。

没人应。

我自睡房摸出去，客厅没有人，只有我的皮鞋在地毯当中。

我拉开大门，并没有谁在那里。

我纳闷，今日为何心神恍惚。

我回到床上，用手臂臂枕在脑后，打算休息。

又忍不住起身到厨房取啤酒喝，顺便打电话到父母家。

父亲说：“回来了，几时再出发？”

我问：“虹美有没有来过？”

“没有，他足有半年没来过。”语气非常不满。

我有点惆怅，虹美与他们始终不是很接近。

“上头怎么说？”

“合作的事已谈得七七八八，只余维修的难题。”

“要不要来吃饭？”父亲问：“你们那里，一向有一顿没一顿的。”

“太疲倦。”

“那么休息吧。”

我再拨到岳父家去，小姨来接听。

“姊夫，有没有替我到上海去找古董钻饰？”

“找什么，那些东西也不过是香港人带回去，假充是上海人保存好，再卖与香港的阿木林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

“虹美有没有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在搓麻将？”那边人声沸腾。

“是。”

“多赢一点。”我挂上电话。

也许她同朋友出去了，也许开夜工，有一个礼拜没见到她，竟有点挂念。

我做了 明治吃。

实在筋疲力尽，便回自己睡房开着电毡，一下子堕入黑甜乡。

半夜转身，仿佛听见电视机中絮絮对话声。

啊，虹美回来了，她习惯在深夜看电视，非到十二点多不肯睡，有时节目坏得离奇，她也撑着心不在焉的看下去，第二天又起不来。

我安心的睡熟。

第二天我被闹钟吵醒，睁开眼便叫：“虹美没有回应。

我掀开被子去找她

睡房原封不动，被褥整整齐齐叠在床后

我突然醒悟，她没有回来过，昨晚她根本没有回来过切是我自己的幻觉！

这是怎么一回事

她人呢？’

已经没有时间猜测，我要赶回公司

这个女人，我不悦，在百忙中与我加忙，明知我要集中精 应付公事，还要给我不必要的麻烦

我开车赶回写字楼，吩咐秘书打电话到虹美的公司去

“还有，每隔一小时打一次电话回我家，直到佣人接听。”

整个上午我心情烦躁。

印象中结婚八年，虹美从未试过外宿，回到家她唯一的嗜好便是看电视听音乐，连周末都躲在房中，不搓麻将，不上街。

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

会议完毕，女秘书忙不迭的同我说：“张先生，那边说张太太已经辞职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张太太早一个月已经没上班。”她重复。

“早一个月？我发呆。

那种大公司辞职要提前三个月通知，她又已经一个月没上班，总共四个月时间，这么说来，早在夏季，她已经决定不再做事。

为什么不同我商量？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我放下文件，“我家里没有人应？”

“有，女佣在。”

“替我接线。”电话接通，我立刻问：“你几时见过太太？”

“是张先生？”

“是，我问你，昨日见过太太没有？”

“张先生，我还以为她同你一起出门，这阵子我都看不见你们换下来的衣服。”

我震惊。

“约莫有多少天？”我追问。

“我记得你是十五号出门的，那时候屋里已经没人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床上不像有人睡过。”

我真正呆住。

有计划，一切都是筹备过的，她等我前脚出了门，后脚便离家出走。

为什么？开这样玩笑做啥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事大可以摊开来说明白。

我取过外套回家去。

打开衣柜，发觉大部分衣服都已取走，一套路易维当的行李袋也告失踪。

虹美走了？

我不置信。

没有留下片言只字，就这样走了？

她是个很粘家的女人，认为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便是这个家，连长途旅行都不肯参加，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我取出罐头啤酒，喝一口，停下神来。

我们并没有吵架，她也没有表示过什么不满。

也许她在父母那里，再正常的女人也会使小性子，她有这个权利。

我静一会儿，压抑着再度回公司开工。

莫紧张莫彷徨，也许到下班时分，一开门她已经坐在客厅中。

那日终于忙到七点钟才离开办公室，女秘书的目光疑惑，心内一定在想：老张同他的妻子怎么了？继老陈小李阿张之后，他们这一对也靠不住了？

屋里漆黑一片，往日我晚回家，她在房内，也一定替我

开亮走廊中的一盏小水晶灯。

我颓然倒坐沙发上，取起电话，追踪岳父家。

小姨说：“她真没有来过，你们吵架？”

“没有，你知道你姐姐，她脾气是有点乖僻，但从从不与人正面冲突，我们结婚八年，没有失过风度。”

小姨沉默一会儿，“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太笑话了。”

“也许有意外。”

“什么意外，整套箱子都搬走了。”

“她会回来的。”

“我也知道她会回来，可是这算什么。”

“暂且莫告诉爸妈，免他们担心。”小姨说。

“知道。”

“她会不会到朋友家去了，找我看。”

“我不会到处去找。”

“姐夫”看样子她要劝我几句。“后天我要飞匹兹堡，如果她回来，你同我稳住她。”

“能不能按兵不动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小姨不与我分辩，放下话筒。

真的不行，我也不过是人家伙计，地位高些，薪水多点，并不代表我可以不听命于人，假使有朝一日做了老板，更加要削尖了脑袋去钻，有什么时间寻找逃妻。

过几日她无论什么气消了，自然会得回来。

那日半夜，模糊间听见音乐响。

是虹美最喜欢听的几首怨曲，音响如蚊叫般细微，若隐

若现。

往日我听见，会得起身把房门关上，但今夜我起身推开她房门。

“虹美。”

房里空荡荡。

无线电没有开着，一片黑暗。

她并没有如往日般躺在床上抽烟。

后半夜我并没有再睡。

东方渐渐鱼肚白，海港蒙着层烟霞，一片灰紫，我无暇欣赏，赶回公司。

门口碰到赵娜，她正等后生开锁。

“这么早。”她说。

“你也早。”

“做一杯咖啡给你？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一颗糖？”

“好记性。”

她捧着咖啡进来，我还在发呆。

她就坐在我对面，“听说你太太搬出去住了？”

消息传得倒是真快。

我说：“她在东京。”

赵娜一点不隐瞒她那幸灾乐祸之情，“没有什么不妥吧。”

我再无心情也得微笑，“多谢关心。”

“她辞了工作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公司还欠她有薪假期那张支票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”

“张博文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记得，万一你们两口子有啥不妥，我可是排第一位。”

这个笑话说说也不止一两年了，以前听在耳朵里，认为是女性对我的至高赞美，今天却特别刺耳。

我看着赵娜。

很多男人会认为赵娜活泼可爱吧，人如其名，永恒的大太阳，但我在英国受教育，我习惯阴天，濡湿的青石板路、紫黑色的玫瑰花、女孩子们白得如象牙的皮肤、忧郁的眼神，才使我心跳。

我取过笔，“要开工了。”

“你总是不给人机会。”

“我是个一女之男。”

她出去了。

“咱们走着瞧”

我摇摇头，这个女孩子，永远如此浓妆，眼圈黑还不够，连眼睫毛上都还要搽一层黑油，一只一只似甲由脚。”

还是本市著名锋头女呢。

捱到九点正，我翻开黄页找到李国臣的电话。

那边女声应我：“小李侦探社。”

“小李在吗?”

“李先生今日出差。”

“我叫张博文，你让他给我电话。”我报上号码。

“是。”

什么出差，小李这只鬼有什么生意，还出差呢，八成是在家躲懒，我莞尔，他那女秘书倒是精灵。

果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他回我消息。

“张博文，怎么会是你。”

“李国臣，闲话少说，劳驾你出来一趟，有要事商量。”

“此刻我的费用同一级大律师一样，自出门那分钟起计，每小时八百港元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我恼怒，“你坐台子收不收钱？”

“张博文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小李，我老婆不见了。”

那边沉默十秒钟。

然后他不置信地说：“尊夫人，不会吧。”

“辞工、离家，早有预谋。”

“过数日她气平了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小李，你不明白，我们并无斗气。”

“我能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方便逐家逐户去查她”

“下不了台，我明白。”

“你别打断我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拿我出气吧。”李国臣说。

“你负责替我把她找回来，我明日要去美国三日，回来要听好消息。”我说。

他沉吟一会儿：“你几点钟下班？”

“五点，不六点。”

“我到府上拜候。”

这还差不多。

小李来得很准时。

他巡遍我的公寓，衣柜鞋柜药柜全部打开来研究，像发现新大陆一般，连厨房中一只玻璃杯他都不放过。

我们家只有一只抽屉是上锁的，即使如此，锁匙也不过在案头一只瓷盆内。

瓷盆白底蓝纹，上面有李白的两句诗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是那种普通礼品小店买的，但虹美显然很喜欢它，不然怎么会搁在案上好几年。

“我能否查看抽屉里的物品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半小时后他与我坐下来，共商大事。

他喝绿茶，我喝咖啡。

我开张支票给他，他小心翼翼、神色温柔地把它藏进外套里袋。

他开口：“毫无疑问，她离家出走了。”

我用手托着头，心中开始感觉到一阵炙痛，不用小李说我也知道。

但为什么呢？

“你有外遇？”小李问。

“绝无。”

“她有外遇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我斩钉截铁的说。

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他倒来问我。

“小李，你这混球，我会给你高价，就是想请你找出答案。”

“你们生活很富裕舒服呀，一般市民口中的成功人士还比不上你们，怎么出的毛病？”

他含笑问。

我把咖啡杯重重顿在茶几上，液体溅出来，洒在玻璃上，形成图案。

“你有没有她的照片？”

“有。”

我找半晌，把一张与妻子合摄的照片递予李国臣。

“这是几时拍的？”

“数年前。”

“没有更近的照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小李，近照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我不耐烦。

“张博文，你们是两夫妻，怎么会数年来一直没有合照？”

“我们俩都不喜欢拍照，好了没有？”

“这张照片又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？一个晚宴吧，持宝丽莱的摄影师迎上来，推辞不过，因利乘便，留下倩影。”小李语带责备。

“看，”我说：“你认为我应当买一架哈苏，专门替妻子摄制人像？”

他把照片放进皮夹子内。

“这间屋子呢，买了多久？”

“半年。”

他扬起一条眉毛。

“机会把握得分秒不差，草签之前屋价已经跌至最低点，我还抓着现款死忍，”我不由得露出得意的神色来，“谁知一宣布大局，楼宇更加跌破底价，连成本都不够，我立刻买下来，此刻又上升百分之十左右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二十万港元。”

小李吹一声口哨，表示赞许：“噫，拣了空前的便宜货。”

“早二十四个月，一倍这个价钱也不行。”

才得意着，想到饶是这样，虹美还是离我而去，不禁兴致阑珊。

“怎么会在这种时候买房子？”

“我同你打一个譬喻：有一匹千里天马，平常以你永远追不上的速度奔驰，阁下一向只有眼睁睁看着的份，忽然之间受特殊因素影响，它的速度慢下来，阁下还不把握这个机会飞奔追近，抢上马背？”

小李点点头，“你这个看法，也有点道理，只是我请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天马一定会跑向你的乌托邦？”

“这里要赌一记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本市每人都是赌徒，勿买穷定。”我说。

“下一句是买了输定。”

“别这样悲观，小李。”

“把门匙给我，你回来的时候，给你答案。”

他告辞。

尽管我看时局看得那么透彻，但看身边的人却如雾中花。

我完完全全泄了气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心看样子会渐渐毁在这件事上。

我不认为我会原谅虹美这种幼稚及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
一知道她的行踪我便约会她出来谈个清楚。

我连髭都没刮便上飞机，空中侍应生照例对头等舱客人服侍周到，我伸直双腿睡觉。

多年来我习惯在飞行中休息，因为一下飞机要即刻去开会。

这次我闷闷不乐。

我在检讨我们的婚姻。

我们一直是对模范夫妻，两个成熟与独立的人因爱情结合在一起，又早早决定不要后裔。她有她的事业，我有我的事业，在必要时又可以互相扶持。这样理想的关系，毛病出在哪里？

搜索肚肠，也不记得她曾经说过对这段婚姻有什么不满的话。

我气愤、怨忿，胸中似有一团慢火在烧：多少女人为丈夫出生入死还紧守岗位，我有什么地方失职，她要离我而去来惩罚我？

落飞机时喝的酒有点上头，空旷地方风急，我扯一扯大衣。

“张博文。”有人叫我。

腔圆音正的京片子。

这还有谁呢，我转过身来。

“马利安威廉斯。”我叫她。

“卫理仁，跟你说多少次，我的名字叫卫理仁。”

“好好，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接我来的。”

她很诧异，“张，你喝酒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是从来不喝的。”

“怎么会来接我？”

“因为过几天我同你一起回去。”马利安说。

“你调职？”我说。

“我升了。”